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

流

指導教授：阮美慧

研 究 生：林烱勛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阮美慧

研究生：林烱勳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謝辭

活著大致能拆解成兩個部分，一個是精神，一個是肉體。我想寫作大抵也是差不多的，是必要先有肉體存活，才能擁有其他的事物，謝辭本身也能分成，如何生活下去的以及如何寫作下去，前者勢必要感謝家人，雖然有時我們都知道不足的世界，也感謝在台中時曾照顧我的人們，林姓好友們、容許我在宿舍裡完成工作的工頭，或者一些更為短暫的場合，還有一些作品錄用。

「寫作的理由」或者是說「還要寫作的理由」，獲得好的回饋當然是一個好的理由，人被稱讚就能繼續向前，心理學也曾向我們展示，同樣資質的學生，被老師關注的學生就會表現得比較好，因為他獲得了更多正向回饋。只是有時候是不夠的，或許也是我沒有那麼常感到「明確的回饋」，進大學第二年，老師在課堂上提了「第一讀者」的說法，她說，藉由你的第一個讀者來檢視自己，第一讀者必須是你信任的對象，他理解你，或者最好他甚至比你更高一點。

有時候就這麼明確下來，收到「第一讀者」回饋，然後檢視自己，可是，一切也不是那樣的。「第一讀者」最終會隨著時間改變，再也沒有辦法承擔他人的變化，特別是寫作本身未完成至完成就有太多可能選擇的分岔，更確切地來說，任何一個「第一讀者」無疑都是給對方一個負擔。

自己的回聲替代「第一讀者」，「寫作的回饋」轉移成「理由」，所以那種「為了什麼人而寫」也是延長了壽命的方式，那麼必然感謝那些不小心成為「材料」的人，或者因為還在寫，所以不小心也跟著一起寫的人。

雖然一些事情不了了之，雖然一些事情沒有好結果，但是做為延續的理由在當時都是很重要，或許可以用接龍來形容吧。當每一個理由都在削弱，或許又能產生新的原因，又或許當所有理由都消失的時候，最後就能看見「誠實的自己」。

最後感謝委員老師、指導老師，你們好人有好報。

林炯勛謹誌於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108年1月

序言

關於《流》，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自我審思的過程，或者確切來說，重新看待自己與詩作的關係。如果以一個主題囊括作品，我想我會從時間來看待，從目次安排的想像，我期望表現出人在時間中移動的過程，同時藉由這樣的移動，去反應選擇或在日常語言上的事物。從第一個章節〈相距與前往〉，我以此章節作為原始點的概念，從〈次日〉來看待，詩句中「還是原來的樣子」、「房間還是一樣」，來臨的未知是詩中沒有提及的，次日在詩中時間後才發生。

對我來說，我想呈現的日常便是這種樣貌，在時間中處於一種未止的狀態，在第二章節〈返向〉，想表現的是人們從經驗面向過去的時刻，在〈冰箱〉之中，詩中呈現在冰箱內部，想像的期望與落差，在人們的預期裡希望在冰箱停留越長的時間，甚至希望它能夠脫離腐敗，前進伴隨著自身的失去，「像每一天每一天的逝去/每一天每一天/都更接近於相似的存在」回應了對日常預期下的悲劇，獨特的事物隨著時間變得相似，在自身的寫作經驗內，也是我所經常陷入的問題，創作者寫作的過程裡，最終容易產生一個機模，投入之後便能生產出相似的雛型。

對於自身的困難以及寫作上的界線，在《流》之中，更像是一則反覆的對話經歷，如透過〈三十〉講述自身對於時間界線的畏懼，死亡並不是時間上可怕的事實，而是不可控的消失，正如游動的魚轉向餐桌的食物，自由與生存的僵持，隨著人的前進而進展，也隨著消退。我想將時間視為一個永存的他者，它替代我們觀看，任由我們發展、沮喪，我們踩在它之上，也身處於之中。

在詩的寫作過程期望達成一種想像的平衡，如果自己對於詩語言的理解，大抵就像是一種光譜，浮動著日常與超現實的邊界，或是抒情與敘事的位置，當然在《流》中仍不乏一些躁動的作品，尚未精熟轉化與表達，對自身來說算是一個經由寫作來準備下次，或者更長遠以後的事情。

目次

輯一：相距與前往	7
次日	8
練習說謊的方式	9
一些喜歡的謊言	10
四月學會了抽菸	12
我下樓去買喉糖	14
輯二：返向	16
合適招魂的日子	17
孤獨的亡靈	18
世界不小心毀滅了	20
有些瀕危	21
已土	23
冰箱	25
剩餘	26
回信	27
黑色的夢	29
推拿	31
輯三：偶然	33
一起去看海	34
要不要一起看電影	36
膚淺	38
喜歡你的其他	39
假裝讀一首詩	40
再見	41
週年	42
界外	43
明天是夏令時間	44
修正	45
爭論	46
吃風的人	48
冷戰	49
喜歡	51

退房	53
輯四：線軸	54
週記	55
手記	56
親愛的我只是睡著了	57
沒有明天的樂觀主義者	58
斑馬線	60
讀後感	61
一月	63
三十	64

輯一：相距與前往

次日

房間的模樣
還是原來的樣子
記得衣櫃開始變老
季節仍持續交換
冬季越來越短
雨水卻沒有縮減

有時水位高漲
淹過腳踝
走得小心不驚動
廳堂的神祇，觀望
橫臥永恆的錯覺

影子漸長
如一棵樹覆蓋密茂
蟲蝕深淺佔據的時間
房間還是一樣
安坐在想像的搖椅
搖動整個世界

練習說謊的方式

把對說成錯
把彎曲說成筆直
我們一同約定說謊
比賽誰先忍不住誠實
不那麼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
因為說好了可能說謊
精巧的謊言總是
安插在實話的縫隙
當說今天天氣真好
今天是真的
天氣也可能是真的

相約的時候
可能說謊
下午可能明天
可能下輩子
都是偶遇的場合
說原來你也在這裡

過節後的包裝
摺起來在郵筒前猶豫
他們說，謊是一個圓
又圓了另一個
你說聽起來像是
波紋擴散擴散
石頭掉進很深的地方

一些喜歡的謊言

總有謊言討人喜歡
如在超市挑選
一系列蔬果
一系列醬油
一系列雞蛋
標示日期，想像適當的營養即將發生

有時想像脂肪
偽裝成玻璃守住內臟
透明觀望
骨骼間的縫隙
欺瞞舌尖與大腦
腦似乎是自己
也幾乎不是
它作夢，而我無法管理

在夢裡說了
一件未曾發生過的事
我向你告解
分食時，特別緊張
盛進盤中如床攤開我的身體
低聲問候時間
與喜歡，喜歡的問句
意見表
善意地打了一個
勾。

勾是小拇指
是走過的櫥窗
販售一雙球鞋
很適合你，店員笑
穿的人都消失了
還記得喜歡

謊言發生的時候
明明知道卻一無所知的模樣
在鏡子前
對破洞的部分
開始爭辯

四月學會了抽菸

你不會抽菸
我不會抽菸
在四月學會了抽菸

燃燒讓黑夜光亮
一下子
但足以把願望說光
氣旋向上
捲進，一些相信
一些不信的希望

不信的未必不會
成為信仰
也未必成為生活

你興高采烈先學會霧
外頭的雨還在下
霉菌旺盛佔據
角落以外的路徑

焦糖的氣味
水果的氣味
木質的氣味
身體的氣味漸漸統一

時間在漸層
牛奶凝結出皮膚
牆壁汙染如一座城市
已發現的愧疚

我們在商店點閱偏好的條碼
把自己捻入
關於火的

關於弱的間隙

我下樓去買喉糖

喉嚨很癢
沒有說話像說了很多話

於是我下樓
沒有電梯
必須走
緊急照明燈
還沒亮起
還在睡

路燈替代了星星
照亮街道
我想道別
但喉嚨很癢
撓抓不到
深處堆積黏稠的秘密

咳一開始很輕
太像嘆氣
母親總說不要嘆氣
不要顯露自己的悲傷
只是今天的喉嚨癢了
所以我下樓
走得比平常慢

唾沫飛行
再小的雨都能傳染
太小的雨不能發芽
我走到店內
玲瓏滿目包裝
我原本想要詢問
卻沒有說

我把月亮吃掉

涼涼的
陰影沒有被人看見
體內漸漸旋轉
從喉腔拉出海浪
聽夠回音
我打算上樓
回去沒有的樓房

輯二：返向

合適招魂的日子

最好陰
所有記憶都怕光
透過影子說話
填入另一具身體

不透光的爐
掩飾天色的變化
悄悄偷渡一則未讀訊息

忽然而然
彷彿懸崖在腳下
今生還前世
近視放大了一粒飛來的沙塵
吸乾濕潤的喉

火是一位翻譯
沒有更好的翻譯
告知抵達
敘述離開

孤獨的亡靈

沒有陵墓和身體
沒有臉的角落
祭奠打不開的罐頭
孤獨的亡靈
飄浮在城市裡
說服他人的命運
抽取一張經文裡的奧秘
遇見睡去的國王
他惦記瘦弱的馬車
拖行黃金的顛簸

亡靈沒有腳
不能走上樓頂
從樓頂往下看
車輛像離群的獸
更高的時候像是蟻群
我的手撿起死亡的影子
有人死掉成為大地
淺黃色的地表
將地球的血，讓他們行走
亡靈不是透明的
只有風是透明
只是沒有人看見
其他鬼魂停在各自的季節裡

不同的火燭
在特定時間被一同被喚醒
把飢餓填進
想像那是樹洞
秘密有了自己的巢穴
被普渡的鄉愁
均勻地分配每一個黃昏
死去的幽靈

死訊寫在太久以前
但沒有被記錄
報紙記錄了那天的大雨
所有線索流進沒有魚的下水道
或許老鼠知道喝醉的亡靈去向

我是孤獨的亡靈
在光影分明的室內
也像在室外
沒有房間值得被等待
美好早已凋謝
幸好相繼開在其他人身上
從一朵火裝入安靜的花瓶
相對於有限的夜晚
孤獨難以丈量
我走了
走了似乎都太近了
近的像是一則
不夠不幸的短訊
夾在廣告欄
轉發前，意識到那是年末了
所有的暈都盛進碗中

世界不小心毀滅了

打瞌睡的時候
按了鈕
煙火覆蓋住星星
並排在山區
廢棄車燈反射遲來的光線
夜色變短
醒來的人互相告知願望
沒有實現的唸得最長
冷凍室塞滿死亡
延遲了好久才進入別的生活

蛋殼一直破掉
氣味沾在彼此的衣領
透明的部分開始渙散
凝結白色的天空
有時刺眼令人逃亡
竄入底部沾黏

沒有清洗放在洗碗槽
污漬又一天相會
例行事件的錯過
共同簽署胎記
不小心睡著沒有辦法
記得夢境
一隻羊跳過柵欄
一朵雲累積雨

有些瀕危

即時確認威脅名單
絕跡前見一面
慎重地打扮
扣上最好的鈕扣
靠近頸部
想像自己是銅管
為膨脹的腹部
發出共鳴，正在消失的你
如同在消化的晚餐
比起確認養份
更容易確認廢棄

廢棄多次
某個多年的病徵發作
默數疼痛與消失的間隔
腳步般向身體靠近
一種小獸的步伐
逐漸壯大
壯大的可以一起憶當年
當年如何從陌生
發覺原來定居許久

輕敲鄰居的門
不久重新上過油漆
老舊包含嶄新
隆重迎接攀附的草本
沒有回應
有時也是快樂
如果忘卻是種神祕的巫術
重新被夕陽再次染紅

臉是紅的
身體是紅的

話是紅的
燒起來如夜車繁華的內部
有些光是弱的眼睛
眨動中交換那時
還是沒有名字의 感染

巴土

雨後多久浸潤一層
臭蟲睡去的殼
沒有發芽的種子還憧憬光線
漸漸暗褐的身體
園丁不會發覺太深的秘密
腳印是親密
象徵走過泥濘
填補過鞋底凹陷
剝落在預期之外的遠方
有的成為沙
有的煉成脊椎

支撐身體
更重要支撐靈魂
即使每次入夜前都懷疑
真相是否被醃漬
第一週的雨仍有味覺
品嚐城市
綠燈冗長
紅燈收縮
閃爍的黃燈
一列天空未眠的蜂巢
居民成為風吹撫

必然無法乾淨
房間整理
衣服對摺對齊線
灰塵還是入侵
從桌下
鏡後
眼角
看不見的地方蔓延毛孔
微小的森林
有微小的呼吸
交換陽光，培植更多的餓

似乎是值得的代價

遠方是郵差的包裹

沒有姓名的信

沒有地址

灼燒是熄滅

混進落葉的土壤

季節的變形隨著造景坡度

揚起的煙

揚起雨的前身

天氣預報率先讀出

冰箱

腐壞是必然的
早已知道
不可逆轉的
不可重述的
即使有一個金屬外殼
也將過期，所有
都有期限的來臨

於是建立冷卻的方式
將它凝滯在很深的位置
延緩所有消逝的速度
如果能用肉眼看見
那滋生與敗亡的重生
活躍於另一種生命的告解
但你不會聽見

不會聽見外頭的聲響
有雨降落在地板
烘乾有火，好幾隻閃動的眼睛
但腐壞都是必然
必然的荒蕪看似結束
扭動的菌絲卻滲入誰的縫隙
即使是多麼冷

最後陰冷的氣味
忍不住流出潰敗許久的歡快
像每一天每一天的逝去
每一天每一天
都更接近於相似的存在

剩餘

一張臉擺置各種季節的模樣
有過一個房間接近盛夏
窗簾正在燒起來
我的吻依稀還在
未爆的書日塵封讀後的記憶
潮濕的蕨類替代壁紙
花紋色澤是重疊的水紋

是冬
也不是大雪
夢的淚痕有時是往上的
一切好像都無法滲透
卻埋進天空裡
炸開的煙火。安靜中
轉播一個一個凝結的遠方
而滾動的自己
還在滾動

近處收整熟成的文明
輕輕打撈
輕輕加入泛黃
無力的乾燥越來越脆
弱我們好像同時
活在不同光輝壟罩著對白
說了都接近誠實的那麼一點
但不知道
何時才有新生的蜜

回信

你的時間還停在裡頭
似乎還坐在某個熟悉的窗邊
輸入這封信
把連日的大雨都傾倒在河道

河流走得不快
經過很多迴轉，岩石
泥濘的沼澤
野生魚群和落葉飄浮
字跡也正在游動
甚至修改多次

梳理每個傾斜痕跡
暴雨乾旱以及滲透的雪
在下游的岸邊
整理行李收藏舊衣
洗不淨的髒汗
是潮濕的星座印下的唾沫

除了安靜摺疊以外
我試著向你前往
這條蔓延至海的迷宮
想像著謎題是不是擺盪
過久就會失效
那並行的黃昏
把一切拉得好長好遠
影子伸展夜晚

時間還在信裡
還如一個孩子般的無暇
如那些水珠的滾動
偶然將至，成為必然的湧泉
洗淨臉龐逐漸裸出的凹痕
而我們幾乎想不起來

幾乎想起來的那時
究竟輪到誰
梳理憂傷，在過長的馴服

黑色的夢

你說：「夢是黑的。」
像是深海
童年記得的
兒童樂園、街景、燈
以及臉在室內
微笑前的蠟燭火光
雨的形狀在海面

夢和醒是類似的
你說，日和夜也沒有差別
自己是趨光的魚群
輕輕被引誘，每一個引誘
引力相互拉鋸
漸層的字有時
突然浮現在夢裡
那些顏色混在一起
難以辨識的
聽著洗衣機的聲響
想像漩渦，在手指打轉的洞

你說，鯨魚聽著遠方
另一隻發聲
他們就明白了
海洋裡發生的故事
你說，夢就是一段赫茲
從每個人留下的音頻
擴張成為迷宮
過去與現在重疊
包含動物園見過的象
打撈夠多
就能表達流淚的慾望

你說：「都是黑的。」

看見的寂寞是不同的
但寂寞不被看見
看不見有時感覺像海
不須記得潮汐
不須記得遠洋的船隻
記得游動的溫度
細碎的泡沫和私語
你說，嘿
在這裡在這裡

我看著你的背影
才發現自己
待在原地
像一座荒廢的燈塔。

推拿

那些隱喻被發現故作鎮定

城市將我們
縫在一條欄杆
黃昏越接近入夜
越溶解沒有身體的夢
時而提醒體內的山洞
側耳聽見鐵道
正在通過祕密的葬儀

累積總是陌生
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
發生像是群體
流行的感冒
如雨降落一樣平等

平等的誤解
平等的遺忘
平等攤開了手掌
任由河流岔路擾亂
你猜測答案
是不是整日等候

僵硬在一棟
腰間深處危樓
猜測不能輕易回覆
你將我顛倒
關節的泡沫一一鬆脫回到空氣中

身體坦白錯誤
不夠一座城市衰老
不夠掏空地心的填補
鍛鍊仍不足
支撐肉體唯一的孤獨

沾黏相擁密集
分開疼痛得到自由

虛寒的人類
面見自己的黑，有人是腸胃
有人是心扉
有人是肋骨正在軟弱

親愛而滲透
穴道釋放裡面的鬼
逼散體內的晦暗
明白毀壞過
沙和坍塌
海和潮汐
告誡飢餓以及不安的啃噬

輯三：偶然

一起去看海

你看海
我看海
海還是一樣

沒人看見海底
沒人遇過海怪
秘密很深
我們看著海
很久以前就這樣子
推開一層層不同時期的
遺物擠在岸上
像一個沒有人來的拍賣

沒人競標
沒人擁有
海還是一樣

文明被我們重新排列
展示時間
在工業後拉鋸的腐朽
你握有一根漂流木
充當想像的槳
朝著你的岸
你的遠方

他們都睡了
海還是一樣
醒著也像是做夢

我們看見的海
並不相同
游動是黑的
說出來也無法追蹤
對流在暗處如何撞擊礁岩

撞擊安靜的星火

各自的海在各自的雨中暈開

傘從指縫中窺探

浪來的時候自己的易碎

但我們還是可以

一起看海

要不要一起看電影

天氣正好
天空的藍
像是沮喪顏色
日曆圈起紅色的標記
假日總是太多人群
有一點失焦

沒有什麼需要慶祝
沒有禮物只是一種
想看電影的心情
像是好久不見的演員
雖然已經不記得
上一部喜歡的台詞
唸出來的聲線

有點乾燥
播映黑
隱約聽見後頭的回音
天氣正好
多麼適合安靜
但可以維持
一點點閒聊
談及衣服的配色

他站在螢幕裡
立體的模樣
升空了太空
是一個虛假的綠幕
都知道的

散場禮貌地
說了劇情的回顧
但不能太多
像一場夢

不能記得太多
在完全的粉碎前
凝視起星星的
一場葬禮送別你和我
各自的叉路

膚淺

正如你說過
深不過是一種淺的想像

最初也不過是
不重要的瑣碎
例如陽台快要乾的衣服
突然想起的旋律
想和你說的話
忘記也沒有關係的訊息

忘記今天是星期幾
忘記昨天的電視
忘記陌生人的陌生
相互膚淺
薄弱彼此的印象
隨時謄寫新的開始
新的句子裡
重生為一個新少年

你好啊
（我們就像是煙火）
住在哪裡
（觀看便是所有的亮）
以後想要做什麼
（時間的廢墟是一種恆常的氣味）

喜歡你的其他

感覺總有更好的
總有更深的海域
流浪的魚也有自己的偏好
水草覆蓋曝曬的礁石
在那些溫暖的洋流
順著細碎的浮游
張開口，像吻
比吻更多的巢穴接近呼吸
沒有那麼日常
沒有那麼輕易發生
流進鰓很慢很慢
其實是快的
但必須說很慢
才能專注反光遠方星星
把願望遺棄在那裡
說其他
其他任何
不能被預料的黑暗
如陣雨淹沒城市
影子長滿腳趾
沒人記得誰將留下危險的月亮

假裝讀一首詩

島嶼完成狹窄的音節
含在舌尖
但我們最好不說出來
不說出來是
最接近良善的存在
雖然美好不復存在
糖果只能一直縮小
沾黏牙齒的凹槽
發酵完成了
自己的房間
一無所知的當下
想找尋一個字眼
說了痛與鈕扣
我們並不知道
假裝是多麼困難的事
口香糖黏在桌底
紙條都是代號
秘密你都知道
不在乎
天空依舊是天空
明天必然是明天
而希望總在希望的路上

再見

於是我們相信
重逢，即使是另一種場景
長廊灰白
濕氣與陰暗並存
已經不能再老去的煙霧
或是更偶然地
熱鬧的街，閃爍的燈下
想起許願過的星
願望沒有實現
依舊活過早安與晚安
模糊而未見的神靈
我們的信仰或許從來不同
在進入殿堂以前記得
只要記得，幾乎便是再見了

記得往後，沒有過去
過去是不斷翻唱的唱盤
每一次聽都是現在
流行的陳舊重演
每一季都有新的電影
演員更換了新的
夢境又一次重拍，於是我們相信
當再見的時候
沒有悲傷
也沒有驚喜
只是一種過於安好的巧合
草草回應了命題

週年

時間毫不費力
人費力尾隨
在記憶的軸線
翻轉僅有的什麼
如是一場煎蛋
擬似太陽

近似
也並不是
日子沒有重大改變
插座依然通電
街燈依序入夜
滯留與缺席同步

關心日照以外
不甚相關的事件
挑選一則記下
記下生活一再離題
一再修正往返的路徑

並不是環繞
當宇宙漸漸擴張
總有什麼等比
縮小

界外

肋骨是窗
種植黃金葛
陽光最好是下午
無助地長——

攀附另一個人
倉促相擁在報紙的頭條
墜毀自身的問題
酗酒以及失眠後虛寒

手指藏有迷宮
接觸後，典當陰冷的錶
說謊太久
得校正軌跡和地球平行
當日子再次
來臨再次
健康的湯
滾沸的番茄
混著血液未止的風

營養難以計量
被盛進碗內
飢餓的人分類貪食與挑食
剩餘的角力
日常是懷疑
懷疑廢墟
是什麼時候誕生
讓影子替代

明天是夏令時間

今晚入睡前
自我調整
據說夏天該比較早起
因為你是陽光
你是唯一陽剛的指向
除了鋼鐵
除了浪
除了氣象
即使陰雨即將在節日綿綿
綿綿浸入棉被
按照規定拉柄檢查
有沒有多餘的子彈
你曾想挾帶出營
在喝醉的夜晚
欣賞金屬的光亮
滿手燃燒
消耗過剩即將過期
一箱又一箱裝填
明天是夏季的時間
陽光即將比你更早起
即使你一直戒不了
在入睡前徒步
巡邏排列糟糕的星辰

修正

他一來就切了中指
他說服大家一起丟掉中指
沒有中指的人
就無法去比中指

中指在桌上很安靜
像是薯條沾了番茄醬

她切掉了無名指
她在想切掉哪一根
手指的時候
就已經切下去了

切的時候
聽起來像是金屬的聲音
但沒有真的切到金屬
無名指在桌上
很安靜
像是薯條沾了番茄醬

看起來快樂的人
切掉了拇指
看起來悲傷的人
切掉了小指

食指動的時候
感到飢餓
桌子剩下薯條跟番茄醬
但我們再也不能指向
其他人的臉

爭論

那些看不見的幽靈
時而在夢境出現
只能重現
曝光一幕幕白光
迷失的蟻群
我們建立自己的虛構
例如一段斷代史
物種的演化借用神祇的衰微
刻畫疆域、你我、紀念日

我們順應爭論
例如一種文化的發生
或文明的拓荒
抑或只是一種分割
粽子種在北方
就成了完全不同的節慶
而龍，身為龍的
有的勢必鑽入土壤

潮濕的時候懷念乾燥
肥胖的時候羨慕瘦
我肥大了幻覺
擋住所有現實的跡象
我們繼續爭論未誕生的身分
衣著以及第一句流傳的話語
我曾意識到那種瀕危的景象
徹夜都只是夢境的開端

世界的選擇題
是接近愛的誓言
最好學著喜歡上恐懼
掩埋讓一些痛苦變成樹
而我們持續爭論
如何才能良善

吃風的人

他吃風，風都怕他
想要跑走
一跑走就產生新的風
所以都站著不動

他抿著唇
辨認出灰塵、沙子、皮屑
再從鼻腔產下風
他是風的父親
風繼承他為數不多的財產

更多的風
重疊更多的風
透明更多的透明
想睡時，風變得弱
夢裡卻是迎面的海風
滿臉都是鹹
舌頭浸泡自己的話語

溫熱的
沒有觸碰
只是夠近交換
剩下的風
沒有吃完的剩餘
他是吃風的人
齒縫乾淨
不帶一點油脂

冷戰

清晨應該是健康的
用以裝飾瓷盤
燙熟的青綠矮林
霧氣擅於遮蔽、懷疑
身體在浴室調整人造的雨
釋放多餘的乾冰凍壞那些肉

你們剛剛認識
展覽一面廢墟的牆
坑洞擺放介紹收藏的日記
把一塊小碎石
當作紀念品

趁著大雪留下足跡
桌椅邊角、吐司方邊、木造相框
研磨鎖骨突起的角
如摩擦一隻獨角獸的稀有
將瘦弱的白馬折返陳舊的王國

王朝早已結束
手掌用來凝視時間
不甚跌入你們剛剛認識
脫落的毛皮在唇上
金色的項圈有條小徑

信仰反覆核驗
反覆傾斜
妖怪在體內立下誓言
夢見戲劇性的投胎
健忘在水槽的碗
污漬成為下一世的胎記

地址巨大遼遠

握實手心深色的繭
有些正在龜裂
有些在蛻變

喜歡

關於觀看

關於比觀看更多

比觀看更多詛咒

詛咒是瀕危的巫術

巫術流傳漆黑，特別是夜裡

埋伏一些壕溝

陰暗的汙泥柔軟

關於柔軟

盡力側身於密室

密室有不同的房間

有為不同節日

安排的花卉

種子全都相似

可以在一日內全枯死

關於死亡

合宜穿戴放進盆內

香氣是看不見的

不能確定是否真的死去

我們只能猜測

或是掀開，掀開

例如床單被套或是口齒不清的話語

交換不對等的名詞

即使同音

同詞型

同一個性質在觀看時

變化不同的敘述

液態的床

固態的時間

氣態的臉

多餘的蒸發

降下遠方的雪
有些冷激起溫熱
有些溫熱來到
來到一座陡峭的車站
倦怠燃燒煙霧
運轉著運轉
關於有星辰的信仰
或是沒有的腳印

退房

隔壁的人昏睡
剛剛他正認真表白
房間液態變化
腳趾感到涼
骨頭還算安靜

他是鐵，需要成為窗
或者一座跨海大橋
向別處挨近
即將抵達時，熟悉的聲音
讀出地名
偶爾我會模仿
或者所有人都曾經模仿

肉眼所見灰塵
都能擦拭
有些鏽突然形成

他是鐵
隕石落下那種
劃破夜色留著尾巴
退化還沒發生
冷在空氣焚燒
有種悶人的感覺

在入秋的房內
揮散不去薄薄的夢
薄薄的
沒有味道的煙
進入懷中微暖微暖

輯四：線軸

週記

我們重新敘述這一週
然而這一週
並沒有發生什麼
或者發生什麼
也不太重要，每一個視察
重新漆上的牆、樓梯
書架最好空無一物
窗戶適當地打開
枕頭必然是大家一樣的綠色
太綠意的事情必須砍伐
那些野草
不知不覺就高過一個人

「今天五點以前繳交。」
向來我都是第一個繳交的
我已經練習過多次
使用那些適當的文字
說瑣碎的事情
例如漆油漆的一天
有時挑選過的一天
也只是從餐盤裡
選擇一樣挑食者的接受

那些飢餓的人
至少都會吃水果
像是香蕉
沒有人不愛吃香蕉
你可以不弄髒手
就增進自己的消化

我們咀嚼
討論陌生的事情
每一日培育
每一日的人格

日記擺置不同的軀體
觀看他們冷淡
反應如陳舊的掃具
清掃時掉落自身的漆

我仍第一個供上我的一週
有些存活只能七天
有些睡去只能七天
氣溫正好
是充滿日子的岸

手記

記錄沒有發生的事
已發生的全是小事

每日變化來不及發覺
一開始已是謊言
只是你不聽
我自顧自地說
並不虧欠
杯子並不在意承載
水並不在意旅程
沒有鱗片的我們
用指甲立誓，在廢棄的巫術前
見證沮喪的進化

沒有秘密值得去藏
沒有真實值得敘述
牆上的水漬
退後足夠遠的時候
可以想起天空
快要下雨了

親愛的我只是睡著了

的確的確
今天和明天
其實都是類似的
細微，毛細現象
水分慢慢吸進身體裡

衛生紙給你
過敏是我
流淚就看部喜劇電影
情節容易預料
沒有懸念

和好就晚睡
夢很柔軟
一邊想起擁抱最初的形狀
停滯像是樹枝
總有人當風
或當海螺
說完的故事還在
旋轉，洗衣機
一件潔白的上衣

被染色
就當成睡衣
沒有扣子也沒關係
真理如果擁有
大概也不需要步驟
而我們相當業餘
學不會
星星的逆行

沒有明天的樂觀主義者

你感到快樂
因為末日將近
過去即將復活
忍不住笑
像是風穿過樹洞
騷動的花
沒有全都結果的必要
明天是夢中的岔路
出於意外，即使
在路徑都擺上石頭
也會迷路，你如此相信
旋轉的過程或許能
接觸到愛
虛無的近鄰
但容易快樂，短暫
卻清楚知道身體
知道靈魂在同一個房間
雖然偶爾先睡去了

你說明天
明天是活下了的死
如果還存在
可以躺在床上
看著漸漸暗去的燈
想像一個派對
或宇宙的星
剩下屑屑的蛋糕
折起紙飛機
沒有鳥的眼睛也沒關係
從陽台小小的前進
並擱置鐵皮屋頂
等待一場大雨就要溶解
但你從來不怕水

擅長換氣
在水裡，你感到快樂

綿密的浪
綿密穿過深處
你把自己放逐給海
填滿那些坑疤
就這樣稀釋，稀釋
自己的名字
稀釋這世界的混濁
不抵抗漂浮
我向你詢問悲劇
你說，淚是河流
將我們往下一個快樂推進
如果還有
下一個值得的絕望
先感到快樂

你感到快樂
在末日來臨前

斑馬線

沒有哪棵行道樹聽見
燈號切換
紀錄那野生
動起來的時候
河道鬆動了
一口氣傾倒
好像一萬隻大象走過
一萬隻的時候
就只能慢慢走了

獵人混在其中
他們都是偶蹄類
埋伏湖泊
口渴總是特別脆弱
雨落下的時候伸出舌頭
溶解鳥屎與汙泥
流往淤積的深處
偶爾孵育
一萬隻蚊子在夜裡
想住進你的耳膜
把血的秘密透露給你

但我們都停在這側
遵守規則
讓自己舔拭毛髮
直到一一掉落
換毛的季節
結束了
有人變成冬天
有人在跑掉時候
留下了髒髒的斑紋

讀後感

你讀了以後
突然很多問號
好想知道

所有答案
都只是錯覺
看著抽屜的雜物
試著理順時間
在何時留下指痕
淺淺的漩渦，可以困住
一個下午或者更長

用一般人的方式
即使一些悲傷
像其他人一樣
裝傻的觸碰
每一個句子的位置
以為一座城市的騷動
都在那些不重要的閃爍

城市依舊
如經過的時候
如離開的時候
若無其事
生鏽新建的公園
雨蒸發後沒有眼眶
沒有另一個人
接住也成為湖泊

沒有人規劃路線
沒有人知道
走去哪裡
沒有人計算路燈
在晦暗的時候

會招來飛蛾
好多好多張臉

你留下了隱喻
誤解我說過的什麼
但也沒有什麼
不被知道

一月

孤獨的人還是孤獨
燒光房間的書
火光寵溺閱讀不安的字
幽靈因此飛了出來
每一個帶著將死的白色
將死的飛舞

寒意顯得分明
偏偏記性停在交替的疼痛
適應使人麻木
血管收縮
腹水積蓄下一年的存糧

將養育鼠患
回顧染病的城
聚集受盡舔咬的罪惡
因病而誠實
一批沒有去向的螞蟻
搬走乾燥的唾液

畏冷改說對冷感到羞怯
畢竟太等分
進入每一個生活現行的時刻
有時和穿著厚度無關
擁抱也無關

無關的事情
探求更無關的底層
我們站著
等待被撫平
像垂掛的舊衣
在遺忘間學習新的搭配

三十

她十八歲的時候
沒有死成
夜色雜亂陳設
有限的星體
眼睛太慢闔上
記住了一些霓虹以外的光

沒有死成的身體
漂在海上
想成為一株浮木
讓其他藻類養出小魚
每一個縫隙開拓成房間

把手掌貼向玻璃
有人坐下等待
表演時輕巧的旋轉
水花試著規則
季節已經變動
該換下衣服

靈魂蓋在左手背
她時刻記得那枚郵戳
觀光新蓋好的自己
在另一邊對話

游動的鱗
她練習刮除
薑片滾動，灑下鹽
眼睛是最柔軟的部位
肉啣在筷子
脆弱的白
低聲問了沒有答案的問題